

世纪的
回响
·
批评
卷



主编·李子云
赵长天
陈思和

李长之批评文集

郜元宝编
李 书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长之批评文集/郅元宝 李 书 编

ISBN 7-80607-492-9

I. 李…

II. ①郅…②李…

III. 评论-文学-中国

IV. I026

李长之批评文集

©郅元宝 李 书 编

责任编辑:吕唯唯 彭淑惠

装帧设计:王震坤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印 刷: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3.75 字数:337千字

版 次: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册

ISBN 7-80607-492-9/I·213

定 价:2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退厂包换)



吳

李の師

金動機

(一) 時分と場所

(甲) 特定の封建社会の諸邊境の如き所

——苦悶・動亂・沈黙・信託

(乙) 作者の之人と其内蔵の人之相。

(丙) 生物の意义——素体創始の不可

不到位、全面的事創始の不可

、因に一家族の4代、其時刻

建設の諸邊境の面、其時刻

素体又の成致。

(二) 結構：以廣西・西門慶の諸邊境中、

の金動機、主向は西門慶の諸邊境

中、其邊境の諸邊境。其邊境の諸邊境

中、其邊境の諸邊境。其邊境の諸邊境

、这一部、其邊境の諸邊境、

其邊境の諸邊境、其邊境の諸邊境

其邊境の諸邊境、其邊境の諸邊境

(三) 藝術性

(甲) 素体の諸邊境：其邊境の諸邊境

内、其邊境の諸邊境、其邊境の諸邊境

其邊境の諸邊境、其邊境の諸邊境

(乙) 素体の手、其邊境の諸邊境

(丙) 素体の手、其邊境の諸邊境

(四) 思想性

(甲) 素体建設の諸邊境、其邊境の諸邊境

其邊境の諸邊境、其邊境の諸邊境

(乙) 素体建設の諸邊境、其邊境の諸邊境

其邊境の諸邊境、其邊境の諸邊境

编辑说明

一、近年来学术出版界虽已注意“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不同流派的作品和理论主张,但仍有一些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产生过影响或别具一格的作家或作品,由于种种原因,或未被发掘,或作品虽经重印,但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为反映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历史全貌,我们特编选这套丛书出版;

二、本丛书按照文章类别,分辑出版,每辑十本,第一辑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第二辑以文学评论为主,以后将陆续编辑出版以美学、文化争论等方面为主的学术文章。每书有一书名,体现该作家作品的风格面貌,另有一副题,标明作家、批评家或文化群体名称。每书的体例,分总序、本书序、正文及编后记。编后记说明编选者的尺度;

三、本丛书所选文章,一律采用初版本或最初发表于报刊的原始文字。为保持作品的历史风貌,有些作者惯用的语言、某些观点,虽与今天的有所不同,我们仍保持原貌,不作改动;

四、由于人力和编者学识的限制,编选中如有重要疏漏和错误,望行家和读者指正,以期改正。

《世纪的回响》丛书序

钱谷融

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诞生到今天已经走过了将近八十个年头，在滚滚向前的历史长河中，八十年不过是一转眼的工夫。我们中国又是个文明古国，从《诗经》算起，我们的文学已经有三千年的光辉历史，八十年的成就，决不能与三千年相提并论。可是，就在这短短的八十年中，我们却也产生了像鲁迅这样的即使站在屈原、杜甫、曹雪芹等中国最伟大作家的行列里也无愧色的人物。世界各国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每一位伟大的作家的周围，在这位作家的影响和带动下，往往会同时出现各种各样的作家群体。尽管他们的才能有高下，成就有大小；就创作风格而论，也既有与这位大作家相近似的，也有与这位大作家显然异趋的。在他们的共同参与下，形成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局面。就像我们的二、三十年代那样，因为有了鲁迅，就使文学的天空，一时显得群星璀灿，光辉夺目。至今回顾起来，犹令人不胜神往。

当然，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繁荣昌盛的局面，总是难以长盛不衰的。中国二、三十年代文学的兴旺景象，后来也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消歇了。此后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后,也由于整个时代环境的种种特殊条件,这种兴旺景象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之前,始终未能重新出现。但是,认真严肃的作家,忠诚献身于文学事业的作家,不管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总是在默默耕耘的作家,应该是代不乏人、始终存在的。因而值得一读的、能够传之久远的好作品,相信总也是不绝如缕,不会长久中断的;不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暂时隐没无闻,不为人所知,有待于热心人的发现,甚至得花些力气去进行发掘罢了。可能还会有这样的情形,一些原来相当受人欢迎、而且确实值得一读的作品,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忽然销声匿迹,不再出现了。遂使一大批比作品晚出世的年轻人,就根本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些作品的存在。大家只要回头想一想,在新时期到来之前,像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作品,不是几乎完全被人们遗忘了吗?

解放前,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内容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评论等文学的各个门类,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起到一九四九年四月止,历时十四年之久,一共出了十集,每集十六本,总计一百六十一本(其中有一集十一本),共收入八十六位作家的作品。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极其深远。巴金在《文学丛刊》第一集出版时所写的《编者的话》中说:“我们这部小小的丛书,虽然包括文学的各部门,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编者也不是文坛上的闻人。不过我们可以向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丛刊里面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就是说,这套丛书唯一依靠的是作品本身的价值,决不凭藉作品以外的力量来招揽顾客。话又说得很谦虚,只说这些作品决不是读了一遍就不想再读的书(其实这已很够了)。事实上这些作品出版以后,备受读者的欢迎,都是一版再版,最多的重印达十几次之多,最少的也都印了三版。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作品解放以后都没有

能够重印,遂使一大批作品连同它们作者的名字(特别是一些不属于左翼的作家)渐渐的被人们忘怀了。至于一些四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大学文科学生),则根本不知道曾经有过这些作品和作家的存在。一部现代文学史显得异常纯正而又单薄,这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从国民教育方面着眼,也使广大人民失去了许多可以吸取的有益的精神营养。这是很不明智的。

我们有鉴于此,在二十世纪即将与我们告别的时候,决定对将近八十年的现代文学的历史,作一次巡视式的回顾,将一些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甚至有意加以排斥的作品,只要它们艺术上有特色、内容又确有可取之处,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具有学术价值的文艺评论,收集起来,以丛书的形式,按类分辑加以出版。十本为一辑,辑数暂不规定,看以后的实际情况再定。准备每年出版一至二辑。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加以重印的作品,都是能够风行天下、传之久远的精品杰作。一部作品能不能受到读者的欢迎爱好,除了取决于这部作品的思想价值、艺术质量以外,还有种种其他因素,甚至一些偶然出现的特殊机缘,也会严重影响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的命运。就说读者的审美心理吧,也从来就不是稳定不变的,它常常会受到种种现实条件的左右和制约。譬如社会风气,时代好尚等等。上面所说的一些作品之所以会在过去受到冷落或排挤,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文学史上的许多大作家,在当时并不一定能得到大家的公认,人们对之常是或褒或贬,毁誉不一的。即使是他们死后,虽已盖棺,围绕他们的争论仍未止息,他们的声誉地位,仍会有或升或降,忽沉忽浮的变动。往往要经过时间老人上百年的淘洗、鉴别,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才会逐渐牢固地确立起来。当然,进行筛选和淘洗,首先必须让人能够更多地阅读和了解那一时代的作家作品,但有些作品现已难找到,即使是一些开始

受到重视的作家的某些方面也往往受到忽视。这种状况造成客观评价的障碍,因而我们将一些有创作个性而即将湮没的作家和一些知名作家被人忽视的作品编选出版。我们不敢说我们的艺术眼光是最可靠的,但我们至少知道作家与作品是各种各样的,读者的兴趣爱好也是各种各样的。因此我们认为在艺术上还是采取宽容态度为好,应该容许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存在。我们决不因为自己喜欢玫瑰花,就反对人们去喜欢紫罗兰。我们只坚持一点,我们向读者推荐的,都是我们认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可取之处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或在某一时期曾发生过较大影响,反映了某种创作思潮或思想观点,或者对于某位作家来说,它们代表了他创作风格的不同侧面,我们决不敢把一些艺术的赝品来浪费读者的宝贵时间。我们的目的除了认为应该给一些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作过贡献的作家作品,恢复他们应有的地位,以充实、丰富现代文学史的原有面貌,同时也可以使青年作家在创作时有所取资与借鉴,进一步促进我们创作的繁荣。再说,这些作品既是从中国的现实土壤上、从人民的生活中、心灵中产生出来的,那么它们在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提高国民的素质方面一定能够发挥它应有的积极作用。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时时给我们提出批评和建议,使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得好一些。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四日

序

李 书

先父长之先生离开我们已整整 18 年了,几次提笔想写点什么,都因感情不能自己而无法行文,多少年来,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身影、他那至死不能瞑目的情景,他那始终萦怀却未能圆的梦,一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无法泯灭。想他那坎坷遭遇、多舛的人生历程,他被禁锢,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却因身体健康恶化而无法持笔……;想自己学疏才浅加上终日还在为“温饱”奔波,长之先生的著作的整理虽在努力进行中却还不见实效,眼见文坛那么快即被商潮湮没;想沈从文、李金发、戴望舒、梁实秋、周作人、胡适……,这些与长之先生前后同期作家一个个从尘封中走出,而作为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批评史上有过特殊贡献的长之先生及其著作,无人问津,只能徒呼奈何。令人稍觉欣幸的是,从各种渠道传来消息,不断有高校的硕士生、博士生毕业论文以李长之研究为题,乃至有青年学者以对李长之的研究为课题向国家教委申报科研项目,一些出版社也在拟定计划准备出版长之先生的作品。我为之感奋,长之先生没有被人们忘记;愿历史的风帆不再向“左”偏航,愿今日的知识分子不再蒙受长之先生那样的苦难。

《李长之批评文集》选录了长之先生解放前的有关批评论著，关于其体例、选录的标准以及对其评论，郅元宝君的编后记中已有精辟论述。我只想对《鲁迅批判》讲几句话，这不仅是因为它是《李长之批评文集》唯一的全部收录而非节选的文字，也因为同长之先生一生的经历联系太密切了。

长之先生对鲁迅一直充满崇敬之情。早在“五四”时代，他还读小学，便知道鲁迅的名字，再大些时接触了鲁迅的作品。1929年1月，他撰写了《猫》，这是他第一篇评论鲁迅的文章。同年《华北日报》副刊登出他写的《读〈鲁迅在广东〉》一文，此时的长之先生还未满19岁。他曾在追溯自己精神方面教养的根源时说，“……现代人便是鲁迅了，我敬的，是他的对人对事之不妥协。”他考入清华大学后，在埋头钻研德国古典哲学和文艺理论的同时，系统地阅读了鲁迅的全部作品，还写下大量的评论。1935年3月，长之先生开始写作《鲁迅批判》，同年7月完成。书在出版前，他把书的全稿寄给鲁迅审阅，并随之附有一封真诚恳切的信。鲁迅很快就写来了回信，不仅订正了书中有关著作时日，还寄赠了一张大小与明信片一般的近照。长之先生接到信，看着这张显然是从一张硬纸上生生揭下来的照片，激动的心情无法形容。这对于一个只有25岁的青年学生是多么大的爱护、支持和鼓舞啊！之后，他们有了书信往来。无论是战乱、迁徙、漂泊流离，世事怎样艰难，长之先生都始终将鲁迅给他的信珍藏着，仔细夹在书中，时常捧读。可是，这些染着岁月风霜、战火硝烟，历尽千辛，可以说，是长之先生用生命保存下来的信件却散失于“十年浩劫”，它们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家时抄走了。同时毁于一旦的还有长之先生多年对鲁迅的研究成果——为重新撰写《鲁迅批判》所做的准备。

《鲁迅批判》出版发行前，1936年的《青年界》月刊曾予以介绍

和评论：“……中国出版过的作家论，多半是辑合的文章，成篇的也多半不过几千字，像本书这样有组织、有体系、字数在八万以上的钜制，已是文坛上一个最勇敢而最有意义的创举。……在这里，科学的态度与艺术的笔墨，铎而为一了，……是中国批评界上划时代的一本著作。”评论认为该书“对于新文学运动，便不啻也作了一个明晰的透视。”《鲁迅批判》出版发行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杂志立即用大半本的篇幅介绍这本书，每一章都有提要。1937年北平沦陷，日本侵略者在发表的查禁书单中赫然列上了它。

现在的青年人也许不理解这本书何以叫《鲁迅批判》？鲁迅是能批判的么？其实，“批判”不过是分析、评论的意思，并非如后来“文革”中广泛使用的那样含有“抨击”意味。长之先生用“批判”二字表述他对鲁迅的分析、评论，首先来源于他受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的影响。他十分仰慕18世纪后半期德国古典哲学奠基人康德，对其在1781~1790年10年间相继问世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三部巨著构成的批判哲学体系心悦诚服，如果用五体投地来描绘当时他的崇拜之情并不过分。德国古典哲学及文艺理论科学的影响可谓贯穿了长之先生的一生。

其次，也是他当时的习惯用语。我们如翻一翻他那时一挥而就写下的多篇论著，不难发现不少论著的标题都冠之以“批判”一词，像《〈红楼梦〉批判》、《王国维文艺批评著作批判》、《鲁迅批判》等等。时代风云变幻，“批判”二字所引来的误解并进而曲解长之先生对鲁迅的态度，却是长之先生始料不及，百口难辩的。不过，这在中国当代文化界中，如此咄咄怪事似乎并不少见。

长之先生的文学批评涉猎范围极广。既有中国古代的及现当代作家作品，也有外国的作家作品；研究对象不仅有诗歌、戏剧、小说、文学流派等文学现象；还涉足于哲学、史学等领域，可以说，古

今中外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都进入了他的视野。尽管长之先生写过那么多的文章,却唯有鲁迅研究始终贯穿于他一生的文学批评,伴随了他一生。在长之先生的论著中,没有一部著作像《鲁迅批判》这样既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位置,给他带来了声名,同时也使他沉冤数载,给他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

长之先生的思想在逐步深化,《鲁迅批判》出版后,他一次次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对象,不断修正他对鲁迅的分析评论。在1943年的《鲁迅批判》第三版题记中,他表示要另写一部《鲁迅批判》。1950年10月,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鲁迅批判〉的自我批判》一文,凭着他对鲁迅的感情,对鲁迅的重新认识,实事求是地对自己进行了否定之否定。从1948年他在中法大学作《鲁迅在文艺批评工作上的启示》的报告起,至反右斗争前,他陆续写下《关于保卫鲁迅》、《鲁迅对文艺批评的期待》、《鲁迅先生和杂文》、《文学史家的鲁迅》、《鲁迅美学思想初探》等一系列文章;搜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有关鲁迅的一切资料;他还以他特有的生动、妙趣横生的文笔,写有《鲁迅》,——那是本像他40年代和50年代撰写的《韩愈》、《李白》、《司马迁》一样的通俗读物。令人扼腕的是,这手稿,随着反右斗争的冲击,随着命运走向苦难的深渊而夭折,终至散佚殆尽。

戴着“右派分子”、“攻击鲁迅的反革命老手”帽子的他,极少出现在公众场合,而当他的孩子1964年考入北京女八中时,他掩饰不住心头的喜悦,亲自送孩子去学校报到,边走边讲鲁迅的故事,他告诉孩子:“你要去念书、学习的这所学校就是当年鲁迅先生教过书的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你能考上这所学校,我心里很高兴,你要珍惜在这里念书、学习的机会啊!希望你再长大些,把鲁迅的书好好读一读,只有认真读了,才能明白他为什么不朽。”他们

走到石驸马大街女八中门口，他指着学校和学校对面的楼房，深情地说：“多少年过去了，这里还是当年鲁迅教书时的模样。”12、3岁的孩子此时自然还不能明白，也不理解《鲁迅批判》给他心灵上造成的创痛和阴影。

粉碎“四人帮”后，上海某出版社有人造访他，劝其将《鲁迅批判》的“批判”一词改一改，即可出书。这，对于一个被禁锢、被封杀了二十多年的人来说，是怎样的一种企盼！可是，他拒绝了！他不愿给书易名，他说：“第一，这是历史；第二，批判本身的意思就是分析、评论，是个对无论是‘是’，还是‘非’都作出判断的中性词，远非今人赋予它新内涵后理解为‘大批判’之意。”长之先生坚持他在《鲁迅批判》中的观点：对鲁迅，“我的用意是简单的，只在尽力之所能，写出我一点自信的负责的观察，像科学研究似的，报告一个求真的结果而已。……这态度，我一直没有变。”就这样，这本书又在尘封中埋没了近20年。

《鲁迅批判》仅代表了长之先生早期对鲁迅的认识，严格地说，它只是一个25岁的青年对鲁迅的真实感受的笔录，而且即使以文章看，也并不是长之先生最佳代表作，现将它选录并置于卷首，其目的主要是向世人昭示30年代一个热爱鲁迅的文学青年对鲁迅的分析、评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自1957年的疾风暴雨把他抛出文坛后，长之先生的家前，变得门可罗雀，一片凄凉。朋友们往来得越来越少了。有的朋友，虽近在咫尺，却恍如天涯。长之先生爱交游，重感情，他把对朋友的思念深深埋藏在心底。他常和家人念叨着朋友们的名字，每次从广播或大、小报上间接闻知他们的点滴消息，心里都激动半天。“文革”中更是如此，既为朋友们还健在而暗暗庆幸，又为他们的困境深深担忧、挂牵。那是1966年8月里的一天，他从北京师范大学

学下班回来得特别晚,只见他神色黯然、惨怛,吃不下饭,久久不说话,家人很担心,后来他说,“老舍死了!今天在离师大不远的太平湖里捞上来一个人,别人告诉我,那是老舍。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我在太平湖那里徘徊了很久很久……”他难过得直摇头、叹息。物换星移,1978年6月2日,老舍先生骨灰安放仪式前夕,他纵笔疾书,伏案写下《忆老舍》,只见他热泪滚滚,不能自己。3日,他由他的儿子背着,出席了老舍先生骨灰安放仪式。工作人员请他到前面去,那儿有党政要人,他摇头;希望他到大休息室,他摇头;提出:我只有一个愿望,我想见家属、见孩子们。当他和老舍夫人胡絮青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的时候,泪流满面,说不出一句话,一切尽在不言中。此情此景至今想来令人酸鼻。

他的手、脚因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全变形了,步履维艰,拿笔就更困难了,《忆老舍》,字迹虽不苟,有的却难辨认。为了纪念老舍,他让他的女儿将《忆老舍》重抄一遍,再给老舍的夫人送去。这是他被打成右派后第一次,也是他在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公开参加活动。1978年10月,他病倒了,再没能起来。他不能知道,也没有见到在《新文学史料》1978年创刊号上刊登了他这一篇文章,这是自他的名字、著作从文坛上销声匿迹二十多年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悲夫!

当年,他、季羨林、林庚、吴组缃,由于都好舞文弄墨,又常聚在一起海阔天空、纵横天下事,成为很要好的朋友,被人们视为清华大学“四剑客”。春秋代序,日月递嬗。晚年的长之先生一直在盼着,盼着能和老友再聚首。他盼着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帽子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北大。因为他的好多朋友都在北大,他以为摘掉帽子后再去看朋友就不会连累他们了。他实在是想念他们,但在那漫长的岁月中,他唯有在心里、在梦里和他们交流。他曾以

“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不无心酸地调侃自己的风烛残年,然而他始终希望他的孩子们对批判他、误解他、疏远他、不再与他往来的朋友给予理解和信任,他强调的是,首先要让人生存,能生存,生存得更好些。

当然,在他孤寂、痛苦的时候,也有谙熟国情的朋友常到家里来看他、劝慰他,和他一起谈天说地或是探讨学术专题。来家次数最多的是年长于他十几岁的他的老师宗白华先生。在长之先生被禁锢的二十多年中,无论酷暑,无论严寒,他一直风雨无阻。那时也不像现在交通方便,出门可“打的”。那样一位白发苍苍的师长,牙也掉了,年迈、气喘,拄着拐杖了,从城外北大校园换几次车,辗转到市内西单武功卫来看望长之。有时下雪,路滑,他深一脚,浅一脚,来到长之家时已成为一个雪人。王锦弟先生,是和长之先生同在北大念过书的同学,也是常来家中的朋友之一。他从“五·七”干校返京后双目近乎失明,每次都是由他小儿子拉着,摸着墙,一步步蹭着来到西单长之的家中……。还有启功、蔡超尘、隋树森诸先生,都在长之所住的小屋里驻足恳谈。心与心的沟通,情与情的交融,给了长之精神上莫大慰藉。是他们把友情、真挚、力量给了长之,伴他度过一次又一次严峻的酷寒。这大概也是长之先生在凄风苦雨中最感温暖和慰勉的了。

今天,长之先生 1949 年之前的文学批评文选能够问世,我相信九泉下的他会含笑欣慰,因为他的文字毕竟在《世纪的回响》中又与老友们见面晤谈了。我相信,随着研究李长之先生,注意李长之先生的文学批评成就的人越来越多,长之先生其人及其作品拂去尘垢,与他的老朋友、新朋友神交的日子不会太远了。“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长之先生不会等待得太久。

写于七步斋(1996·10·)

目 录

《世纪的回响》丛书序	钱谷融(1)
序	李 书(1)

第一辑 《鲁迅批判》

序	(3)
导言:鲁迅之思想性格与环境	(5)
鲁迅之生活及其精神进展上的几个阶段	(10)
鲁迅作品之艺术的考察	(42)
I 鲁迅创作之一般的考察及鲁迅创作中之最完整的艺术	
II 《阿 Q 正传》之艺术价值的新估	
III 鲁迅作品中的抒情成分	
IV 鲁迅在文艺创作上的失败之作	
鲁迅之杂感文	(81)
总结:诗人和战士的鲁迅:鲁迅之本质及其批评	(108)

第二辑 今人与古人

评郭沫若《棠棣之花》	(131)
论茅盾的三部曲	(137)
评巴金《憩园》	(161)
送老舍和曹禺	(165)
评老舍《离婚》《猫城记》	(170)